

一切 终将 远去

Everything
Will Go Away

✕ /

山本文绪

何晏 译

一切 终将 远去

*Everything
Will Go Away*

[日] 山本文绪 著

闫雪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切终将远去 / (日) 山本文绪著; 闫雪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404-7370-9

I. ①—… II. ①山… ②闫…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4371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2015-156

MINNA ITTESHIMAU

©Fumio YAMAMOTO 1997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9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上架建议: 日本文学·小说集

一切终将远去

作者: [日] 山本文绪

译者: 闫雪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健 刘诗哲

监制: 毛闽峰 李娜

特约策划: 刘霁 李颖

特约编辑: 谢晓梅

营销编辑: 张璐

版权支持: 闫雪 张婧

封面设计: 利锐

版式设计: 范东亚

插画: 秋芷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70mm 1/32

字 数: 156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370-9

定 价: 3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目录

Contents

序 名为『失去』的宝箱

001

裸身

001

表面张力

023

裁缝剪刀总藏于心

044

不完全自杀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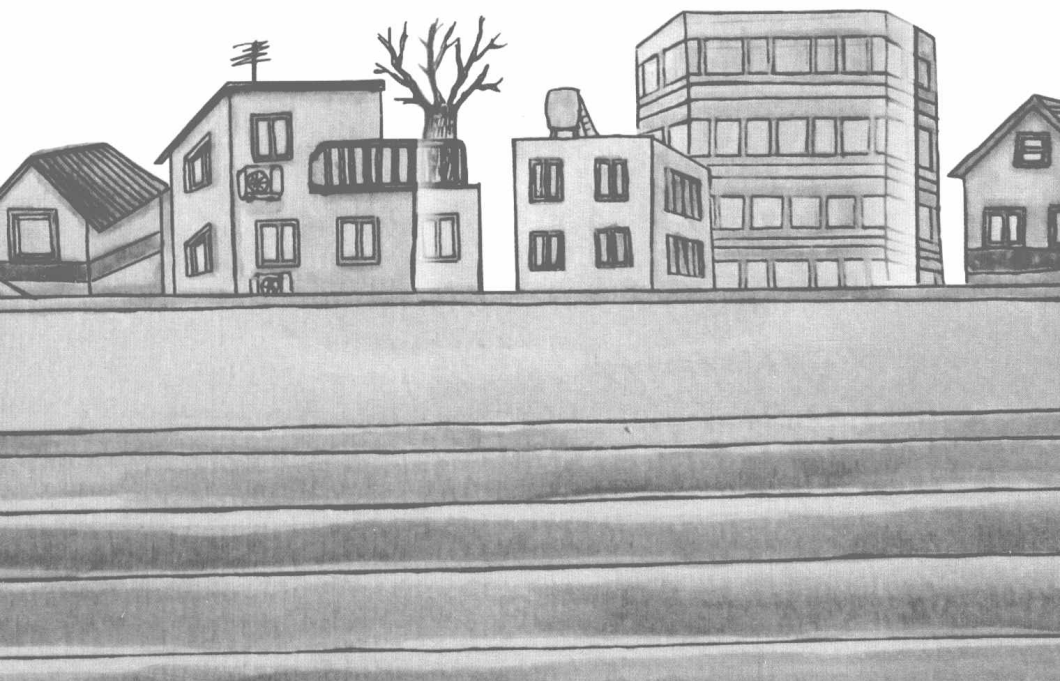
067

爱在钱包中

089

甜甜圈戒指

109



地鼠

128

一切终将远去

150

布满荆棘的时尚之路

172

床伴

196

单恋症候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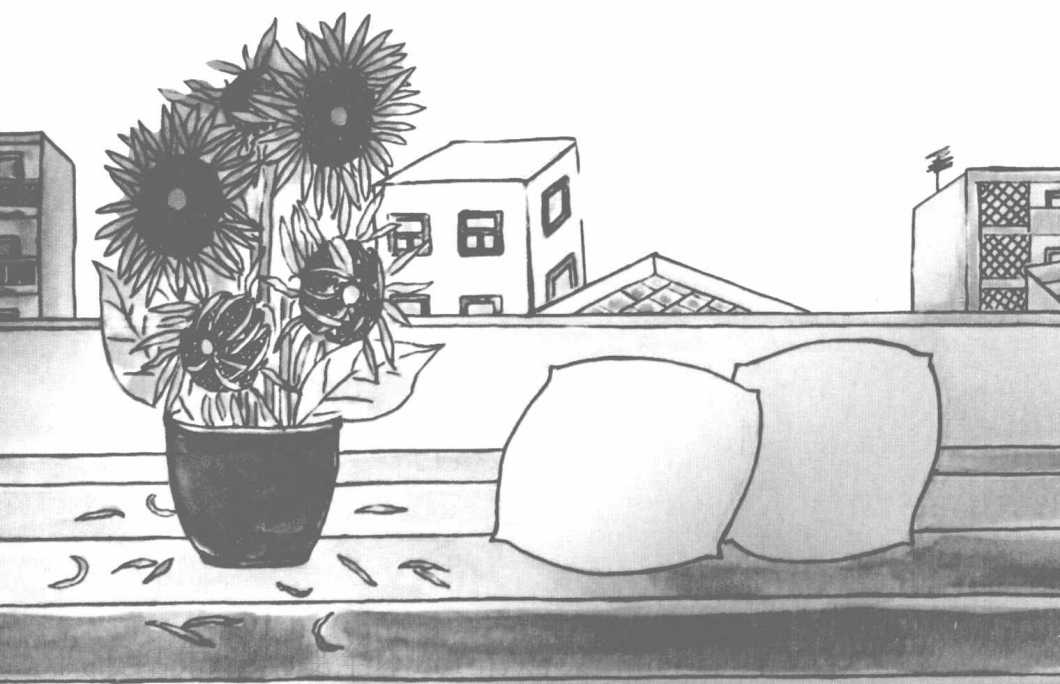
219

无泪入眠

239

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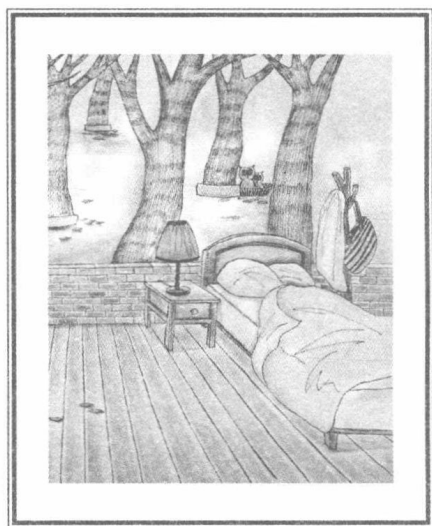
258





裸身

“赤裸着向前走。”在我的心里，有个声音
呼喊着的。



那天，我回到公寓，发现屋子里空无一物。



那天，我回到公寓，发现屋子里空无一物。

不，也并非空无一物。玄关处有鞋柜，鞋柜上还有花瓶。走廊的一角还有我出门时脱下来扔在一旁的拖鞋，依然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

可是，打开客厅的门后，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大屏幕电视、摄像机、音响、桌子、沙发通通不见了踪影。木地板上的地毯被扯掉了，地面只剩下灰尘，还有重叠在一起的数张 CD 和几本时尚杂志。

这一切突如其来，让我目瞪口呆，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呆呆地望着空荡荡的客厅。

不知发了多久的愣。天气并不寒冷，可我突然感到背后蹿起一股寒意。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了发生的一切。

同居的恋人，离开了。

我急忙打开卧室的门。

不出所料，床没了。梳妆台和我用了很久的十四寸的小型电视机还在，但是 FC¹ 和游戏盘都不知去向。

我使劲控制住自己膝盖的颤抖，走进步入式衣柜。打开衣柜门，发现右侧衣柜里我的衣服还在，但左侧衣柜已被清空。床单和枕套被揉成皱巴巴的一团，随意地扔在地板上。

我全身发软，就像那被揉作一团后扔掉的床单一样，瘫倒在地。

叫他走的人，是我。

所以，他走了。带走了他自己买的东西，丢下了我的东西和我。

没有比那晚哭得更伤心的夜晚。

我第一次明白了“肝肠寸断”这个成语的含义。内脏翻搅，胃里的东西全部吐出，好几次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然后又在泣不成声中昏睡过去。

1. 即 Family Computer，是任天堂公司发售的第一代家用游戏机。

///

那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冷静地回想起来，不过是因吵架而分手。同居了整整三年，完全进入了倦怠期，我和他都撑不下去了。事情不过就这么简单。失恋罢了，五年的时间足够治愈。降了二十斤的体重回升十斤后，身材刚刚好。画插画的工作也进展顺利，最近还开起了自己的小型事务所。虽然没有正式的恋人，但男性朋友还是有的，女性朋友更是不缺。

即便如此，我还是无法忘记今天这个日子。一年、两年、三年……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在数，今年已是第五个年头了，明年也会这样数下去吧。到底要数到第几次，才能完全忘记这一天是曾经发生过那些事情的日子？

“老师，您的电话。”

一个声音把我从沉思中拉回来。我回头一看，是我的助理恭子，她笑眯眯地把电话递了过来。

“杂志社的加藤先生，怎么办？”

“你都跟他说了我在，对吧？还能怎么办。”

“嗯，是呀。”

我夸张地耸耸肩，接过电话，那头立刻传来杂志编辑活力充沛的声音。

加藤又是催促我抓紧时间画连载的漫画，又是邀请我晚上一起吃饭。“嗯嗯，好的，好的。”我随意地应答道。并不是特别想见他，但是今晚尽量不要一个人待着。本打算叫上恭子去喝酒，现在加上他，三个人一起去也不错。吃些好的，喝点儿小酒，说说笑笑，换家店再喝，不知不觉就迎来新的一天，这样也不错。

我正随意地跟加藤拉着家常，背后突然传来电话的声响，恭子应答道：“广濑正在接电话……”

我把电话贴在耳朵上，转头往她那边看去，只见她正好也把头转了过来，皱着眉头，一副既像生气又像焦虑的表情。那一刹那，和五年前那一天一样的寒意又蹿过我的脊背。

能让恭子露出这副表情的，我只能想到一个人。

///

我总是笑着说肯定再也不会见面了吧，但似乎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没有任何迟疑，我接受了他一起吃饭的邀请。虽然知道他是用事务所旁边的公共电话打来的，我依然将见面时间定在了两

小时后。

“我觉得还是不见为好。”对着急急忙忙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的我，恭子开口说道。她在我的事务所工作以后，对我从来都是使用敬语的，即便我不让她用。当然在工作之外的时间，她会回到老朋友的身份跟我交谈。她在事务所里几乎不会谈论有关个人隐私的话题，对于我的私生活，她也从不插嘴。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时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坚决反对我去见那个人。

“可是他说有话想跟我说。”

“听他说了又能怎样？”

“这不是还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吗？”

“不管说什么都一样。你忘了他是怎么对你的吗？”

我无言以对。看着低着头肩膀垮下去的我，恭子无奈地叹了口气，说：“不管多晚，记得打电话给我。”

我赶忙回到离事务所十分钟步行距离的自己的公寓。

慌慌张张地冲了澡、洗了头，我披着浴袍，走进步入式衣柜。该穿什么去见曾经的恋人呢？让他觉得我特意为他打扮得非常漂亮，我心里会不甘，可我又不想随随便便穿一身衣裳赴会。

我打开一个个装着衬衫和帽子的抽屉，最后停留在了“这个”前面。

跟他在一起时穿的衣服几乎都被我处理掉了，唯有一件衬衫，不管怎么也扔不掉，被我放在了抽屉最里面。我把它拿了出来。

深绿色的法兰绒衬衫，上面印着高品位的格子，他从学生时代起便爱不释手。因为穿旧了，后来他便送给了我，拿来当家居服。

我很中意这件厚厚的衬衫。从他那里拿过来时，衣领和袖口虽然已经绽线，但我在家休息时，大部分时间都穿着它。冬天肯定穿，夏天就围在腰上，到了冷气开得足的地方就披在身上。坐在公园长椅上时就垫在屁股底下，在居酒屋吃烤鸡时还把酱料溅到了上面，吵架的时候拿来擦眼泪和鼻涕。弄脏了就随意地扔进洗衣机，第二天早上挂在蓝天下，让它随风翩翩起舞。哪怕是破了洞，洗干净后，闻着上面的阳光味道，我依然会有幸福的感觉。

跟他一起生活的痕迹就只剩下这件衬衫了。餐具、家具，就连照片都没有留下。

我轻轻地把这件衬衫贴在脸颊上，身体里翻涌上来的东西被我狠狠地压制了下去。

是的，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天。

绝对不能带着我哭肿了的脸前去。

///

纠结许久后，我决定穿上刚买的长裙，上身穿跟长裙一样雪白的针织衫。耳朵上戴了小珍珠耳环，还穿了一双跟衣服很搭的鞋子。

走出公寓后，我招了一辆出租车坐进去。这时，我竟发现自己食指的指甲油有一些剥落。在夜晚的出租车里，我紧紧地盯着这个颜色有些剥落的甲尖。

说起来，我记得他对我的打扮，比如涂指甲和化妆都不太感兴趣。比起这些女性的装扮，他倒经常说喜欢我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的样子。

那时候我还是初出茅庐的插画家，作品非常畅销。这说法听起来很矛盾，但事实的确如此。曾经的我是幸运的。但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是走运过头了，所以才会落到后来的下场。

我还在美院读书的时候，就常常从在出版社打工的朋友那里得到一些画插画的工作。有一天，那些作品被一家大型广告代理公司的人看到，于是就有人来问我愿不愿意画用于电视广告的插图。我的插图就这样被采用了。像这样的事情，与其说是在考验你是否有才华，不如说是看你有没有运气。我中奖了。

这个面向青年女性的化妆品电视广告和杂志广告为我带来了大量的工作，跟那个他的缘分也是在这种为大量的工作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结下的。

我跟他真的非常投缘，喜欢吃的食物、爱看的电影，还有讨厌的人的类型，以及度过休息日的方式都非常相似。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体也很契合。那种感觉与其说是性的感觉，不如说像裹着自己心爱的毛毯或抱着自己心爱的毛绒玩具的感觉。跟他睡在一起，从来没有觉得他碍事。他对于我来说是无与伦比的寝具。不管那天发生过多么让人心烦意乱的事情，只要被他这条毛毯包裹着，我就能安安稳稳地进入梦乡。而且，我想，他对我也是同样的感觉。

我们是彼此相爱的。

别人听到这些话，肯定会无奈地笑我太傻太天真吧。可是，即便是对着眼前这个摆着一张臭脸的出租车司机，我也想大声宣布：“我和他是彼此相爱的，那绝对不是我的幻想。”

无论什么，他都喜欢干脆利落。不管是生活方式，还是接触的人，他都觉得越简单越好。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那些满足人虚荣心的东西，那些纠缠不清的人际关系，他都很讨厌。两个人一起租房子时，他也说不想放过多的东西，只放日常必需品就行了。所以，我们俩都有的家具和电子用品等，比较旧的

就拿去二手店卖了。

我们是打算一辈子住在一起的。所以，来东京时母亲给我买的那个我一直非常珍爱的双筒洗衣机也只好放弃。

因为有他在，我每一天都是快乐的；因为有他在，我能够拼命地工作。比起自己，我把他看得更重要。我喜欢跟他一起的生活、他的笑容、他酷酷的思维方式、他刚起床时那半睁半闭的眼睛、他的味道、他头发上的摩丝香气、他剃须泡沫的瓶子……

为什么这一切没有一直留在我身边？迄今为止，我尚未找到答案。

我想，我是十分注意的。对我而言，他比这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东西都要珍贵。为了不失去他，为了不破坏我们的爱，我是非常小心的。我从不任性，他说的话我都认真地听，盯着他的眼睛思考；我陪他看他喜欢的电视剧，跟他一起笑；他看书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打扰他。

可我还是失去了他。

他对我大失所望，离开了家。我束手无策。他连挽回的机会都没有给我。

久别五年的他，是否有改变呢？他会带我去什么样的餐厅？他打算对我说什么？我又想告诉他什么呢？

我肯定会装作一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跟他谈笑吧，就像在所有其他人面前那样。

///

到达我们相约见面的咖啡店时，已经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十分钟。我环顾并不太大的咖啡店，他似乎还没到。

“自己约别人出来，还迟到。”我刚这样想，就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应声回头。

坐在咖啡店入口旁边的座位上的他正抬头看我，有些惊讶的表情里带着些许微笑。

“不好意思，我刚才没认出来。”

我在他面前缓缓地坐下，颤抖的双手放在膝盖上，紧紧地握成一团。

“我变化有这么大吗？”

我暧昧地把头一偏。不，不对，他不是变了，而是完全没变。

他还是穿着那个时候经常穿的那种运动衫和那个时候一定会穿的那种牛仔裤，还有旅游鞋，虽然不是同一双，但跟那个时候穿的很相似。发型也是，眼镜也是，跟五年前如出一辙。

绝对不哭。来之前我这样拼命地下决心是下对了。